正誼堂文集

正誼堂文集卷八

鄞　董　沛　孟如

傳

鄞縣志樓鎬傳

樓鎬字燕甫素端謹爲鄉里所重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英吉利陷定海鎬世居甬東以夷船必由江路來日勸諸鄰族募勇巡江以助官兵衆無應者比郡城陷文武官相率西走鎬仰天大慟曰堂堂明州素號忠義之地而無一人死節何面目見天下士耶奮身投江死越日家人得其尸面不改色二十八年

詔入忠義祠

鄞縣志盧杰傳

盧杰字卓人號幼竹鎬之孫生有至性童年事父以孝稱十三而孤事母益謹家貧僦居破廬不蔽風雨母又病澣濯炊爨皆身任之待弟妹極友愛盧氏故世家多藏書杰與弟椿竝嗜學有聞於時道光十九年登鄉薦明年西夷搆釁郡始多事三十年中籌賑濟饑率取辦於勸輸杰以學行爲鄉里推重當道皆倚之然公事外未嘗入一刺知府楊鉅源嘗曰非公不至盧君信無愧矣杰爲學務在實踐動不忘親常自指其手足耳目謂

此吾父母之所遺也何敢蹈非禮以辱吾親遇祭享雖病必扶掖拜跪以薦墓祭必伏地而泣哀動左右西夷屯江北岸將開馬道於鐵沙匯盧氏五世祖墓俱當其衝燕往見酋長反覆辨論酋長感其誠許爲改道墓得無恙鎬爲全祖望高弟全氏遺書若七校水經宋元學案並藏其家燕承先緒兢兢寶守水經稿佚其半覓得完帙其後慈谿馮雲濠刊學案平定張穆刊水經皆燕所出稿本也鎬與同門范鵬交至篤燕爲刊其存悔集屢修宗祠葺丙舍營先世祭田厚視宗人暨姻戚朋好縮衣節食以周其乏有兄弟以爭產訟求爲關說願饋

五千金燕曉之曰若以金與我盡稍益之以與兄弟訟可解若先人亦瞑目矣遂悔悟罷訟其能錫類又如此晚歲多疾簡出惟里中善舉猶月至其公所與同志相商搉焉以籌饟敘勞授光祿寺署正銜卒年八十五

鄞縣志董氏二節婦傳

樂氏年二十歸董璿事姑姚氏能盡婦道璿諸兄皆前卒析產久矣諸姪貧而璿待之厚常斥己產以濟其急姚以廢產咎其子樂婉曲勸姑卒成其夫之志璿歿樂年三十遺子峻纔數歲樂教之嚴既長能讀書而體弱多疾年二十六卒娶應氏監生嗣曾女少峻一年矢志

撫孤躬自操作樂晚年病風臥牀不起應謹事之峻有妹嫁邛氏爲臨江知府學勈孫婦家已落應命子淞割田養之樂守節三十二年以道光十年旌應守節二十八年以咸豐元年旌

鄞縣志郭節婦傳

郭氏董孝梧妻年三十夫亡撫孤子烜克盡母道既長爲之娶婦年四十餘尚無子郭日夜禱於天泣而祝日妾有罪致殄夫祀願天降罰於妾身但使亡人有後妾願瞽其目以自贖如是者年餘果舉一孫郭本無疾既得孫次日臥牀不能興兩目昏昏然無覩矣人皆異之

比其歿孫已四人道光十六年有司上其事旌表如例

鄞縣志沈氏貞節合傳

陳氏鎮海人字沈艮玠未嫁而艮玠卒女年十九誓不欲生父麟周慰喻之女曰苟不死當從兒志入沈氏門諾之家人循俗例爲具吉服女曰夫死之謂何而猶以爲美也衰絰往視含殮哭踊如禮自此坐臥一室傭一婦伴之九宗三鄰罕見其面越七年未嘗釋服卒絕粒以死屏當饌罰皆縞素也舅姑憫之以艮玠之姪德銳嗣焉艮玠弟艮珣少好學讀書恆徹夜以是成疾卒年二十一娶朱氏長艮珣一歲遺子垚甫十月朱氏曉大

義節哀順變攝家政內外秩如婢朱氏本其族姑患篤疾三年不起日利下數十次朱侍牀蓐旦夕不暫離飲食皆手進之既卒舅槐復患利益以背疽每日吾糞亦當死朱謹視之日辨其色以告舅閱三月舅亦卒朱遭喪益謹門戶撫孤成立勞勩備至垚既長以輸粟秩五品封朱氏太宜人道光二十九年有司上其事以貞節旌

慈谿縣志費綸金傳

費綸金字品南生有至性年十一喪父及伯兄哭泣之哀逾於成人稍長事其仲兄綸錫備極愛敬體素瘠兄

不欲勞以事而綸金事事先之每晦息伺仲兄既寢必持鐙燭檢點門戶或以遊戲耍之瞿然曰此得毋貽吾兄憂吾不爲也仲兄病扶持抑搔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旬既歿哀慟驚里鄰咸稱悌弟遠近無閒言事伯嫂孫氏亦盡禮撫諸孤姪如所生積久不言析產無絲豪自私也道光庚子大疫死者枕藉費族子弟亦多傳染相戒毋敢往綸金獨親自慰唁爲謀醫藥病者皆起未幾遭夷難與諸父老率錢募勇守衛村社預儲米穀以備賑卹一鄉胥賴之以佐海運功授鹽課司提舉銜卒年四十七光緒己丑

詔以悌弟旌其門祠表如例子邦翰字屏周性尤眞摯綸金歿哀毀得心疾小祥始愈生平嗜金石視世俗科舉之學夷然不屑兩赴秋闈決然舍去循例得主事毋莊氏年高不謁選逮母憂服闋或勸之出山邦翰曰向爲母在而不出今出焉是利母之歿而若隱憾其不速也曷可乎與羣從雖析爨而大功同財未嘗別異事無大小稟從兄命惟謹待兩庶弟友愛終身盡酷肖其父云卒年六十

先文學公家傳

本生祖文學公諱璘字炳齋號圖壁曾王父鄭耘公之

長子也未弱冠應郡試太守陳石城拔冠其曹寶東皋
視學至郡選補諸生次年即以第一人食黌宮餼嗣是
學使者至必置公文一等而公累試布政司卒不遇為
諸生者二十六年公長身鶴立雙顴隆起眉有稜夜分
秉燭觀書目光外垂者寸許博覽四庫尤精於地理之
學嘗取
皇輿表一統志所載州別部居繪圖二百幅十數年而
畢功萬國勢要明如觀掌旁通風角壬遁兵符技擊之
術思有以見用於天下既不遇仗劒出門北走京師流
覽畿輔之勝所過類關古鎮荒城殘驛皆以商聲弔之

每臨風抱膝匡坐鼓琴山木振響虎豹皆嘯宣勇伯和琳奇之走書幣延請公恥其人不肯就會曾王父手書趣歸尅日引道是爲乾隆辛亥公之年未三十也公生平輕財重義急人之急揮金如土方在北時從祖錦川流落宛平公挾以偕返鄖訓導芥宮貧不能赴任公資以數百金族父愼之有捕亡之慘公與以千金墊師屠仰臺歿經紀其喪身雖不遇凡鄉國利病輒與有司言之持論諤諤未嘗少挫而內行尤敦篤從嫂張氏悍而無行自奉甘旨而以菲薄豢其親子病蔆苓之費錢以緡計者千餘公悉爲代償其媳殷氏方寡居公懼其有

變志給資廩無缺兩婦人不能如其浪費屢肆謾罵且形詞訟久乃解公諒其爲女流終不敢視也家本中人產以好事遂致竭蹶故人子有爲松江守者有爲嶺北道者皆貽書招公公謝不往顧嘗一應李忠毅公聘當是時忠毅公督兩省軍開總統幕府戈戟森嚴標下士佩刀入謁無敢仰視公獨長揖就坐指畫形勢動中肯綮忠毅歎曰吾向以君爲文士不知經濟乃爾也少需之當奏畀一州縣未幾而忠毅陣亡公終其身迄不能得一遇公初學於董大令小鈍繼學於邵閣校二雲文譽隆起又嘗學劒於王純安爲羅臺山再傳弟子故師

傳卓卓不同於世之齷齪小儒者其不遇也天也公內行詳於家狀外事見於徐綺城所作傳文不足以稱公又以公爲明經亦非其實沛參攷舊聞質以先大母之所訓迪者略著於篇

先訓導公家傳

王父訓導公諱琨字純齋學者稱岏厓先生公少讀書自以資鈍刻苦如成人循環誦習夜三漏乃休業遂大進左都御史竇光鼐三督浙學所拔多名士公兄弟連歲受知光鼐手書獎諭勉以洪王家學乾隆乙卯鄉舉入京戶部侍郎蔣賜棨延爲記室遂盡交諸名輩縱論

古今凡學術之異同文苑之流派兵刑財賦之經制無不窮源討委卓然有見其大概

仁宗睿皇帝既親政念流寇之未靖下詔求言自庶人以上皆得直陳朝政闕失公時以外艱家居遂應詔曰

臣惟

皇上親政以來手除大憝綱紀肅清天下之人想望丰采臣思今日急務莫切於安民欲安民必先除盜然必足兵足食而後可以除盜尤必選擇諸將在在得人而後可以足兵足食其議兵者皆曰滿兵不宜徵調懼用奢也綠營不宜召募懼律疏也鄉勇不宜支給懼饑竭

也然而滿兵之徵調可以壯聲勢綠營之召募可以資彈壓鄉勇之支給可以保固里社不至流而爲匪臣故以爲猶後也其議食者皆曰軍興以來費帑七千餘萬矣欲修城則虞費欲築堡則虞費欲整刷器械則虞費欲安插附降則虞費上請大官大官置矣下派小民小民騷矣然而事例旣開急公奉上者必至流民旣服屯田輸税者必多革軍營之陋習則酒肉笙歌之費可省禁將士之冒功則花紅牟幣之費可省臣故亦以爲猶後也惟是三軍之令聽於將國家之權寄於將百萬戶之命懸於將無將而浪言兵是使狐合羣也無將而浪

言食是使鼠盜粟也臣觀從來諸將實未得人畢沅文士非統督之才惠齡具臣無經略之效永保脂韋小人福甯土木凡偶秦承恩疏防於關中英善逗遛於益部景安之縱賊人謂爲迎送伯矣勒保之誘降且冒封威勤公矣明亮過於持重不能力追宜綿自顧衰殘豈堪總統臣非敢薄視諸臣然爲國家深慮長策此輩白面書生紈袴子弟漫而置諸軍弁之上賊何日可平伏惟

皇上特伸乾斷加不次之擢運不測之權別簡大臣永殄流寇庶可事事整理爲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臣苫塊餘生本不應妄議國事

第
皇上亟於求言敢援金革無避之例昧死上書仰祈
聖鑒臣不勝戰慄隕懼之至拜疏畢使人賫達通政司
通政司以疏必親遞格之轉投都察院都察院亦不受
使者旁皇而歸公乃詣行省謁諸大吏請其代奏諸大
吏索觀疏稿相視駭愕口噤不能語主者索金不得復
媒孽之置公奏銜案不上公遺書責之亦不報於是浩
然東歸不復措意天下矣嗚呼以
睿皇帝之求賢若渴又值天下多故志士可以立功之
秋公抱用世才卒不獲見用於當世是固公之不幸也

抑非特公之不幸也公既歸里栽花蓺竹儲藏四部逾萬卷專力窮經而尤邃於周禮取前儒所疑論者牛毛繭絲辨晰明暢使周公之制作曉然大白於天下弟子自遠方至者日以數輩多卓卓有所成就嘗自歎曰吾愧不能紹盤洲厚齋之學以負賓公之期許也公以孝廉需次得選新昌訓導未任而卒年四十有九所著周禮輯說暨吾廬文集多散佚無完書徐錫垚銘公之墓且詳上書本末比之以賈誼盧渭識者韙之公初聘俞孺人續配李孺人側室湯氏汪氏俱無出以伯兄之子嗣焉是爲先考

慰堂先生家傳

先生諱佶字頴耕自號慰堂沛季父也幼端謹束身規矩不失尺寸稍長好學頗喜汎濫嘗取毛詩四子書博采箋注攷證之說繫諸眉端蠅頭滿幅非細心者不能辨也年二十幡然自悔日取宋元以來諸子粹言研究討論而身體之作澄心錄一卷其言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本荀子所引道經而古文僞書襲用之梨洲謂人心之危即荀子性惡本意語雖過當然天理人心是古今來常語天理自在人心中而乃以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說成冰炭終非正誥又曰心即理也延平云當

理而無私心似乎兩截然如霸者之尊王則當理矣不可謂無私也釋氏之入定則無私矣不可謂當理也必如延平之言方爲圓到又曰白沙之學以靜中養出端倪爲宗旨意主於自然而其弊乃至率略放曠陽明之學以致良知爲宗旨意主於簡易而其弊乃至汪洋恣肆陳王巨儒非後學所敢妄議然入手工夫終以主敬爲無弊也又曰居敬窮理朱子宗旨自是學知氣象其高第爲魯齋以眞實心地刻苦工夫二語傳及門則是困勉一路此二語洵下學之指南矣又曰一震之威雖悍夫無不警惕能時時存此心即是入道門徑薛文清

云敬天當自敬心始愚則曰敬心當如敬天然又曰字書釋明爲正儒者之正心卽釋氏之明心也但儒者從實地推行釋氏從虛空悟入耳又曰老氏之無私一念不生也心如槁木靜一日有一日死氣聖人之無私一念不雜也中具太和靜一日有一日生理此孔老所由判也又曰近今學者好詆宋儒皆於儒先之書未嘗體會也惡陰類也善陽類也明善以復其初卽易之復也而必謂復其初三字出於蒙莊是不讀易者也且卽令出於蒙莊借用字面亦復何礙論語無爲而治不出於老子乎又曰存理遏欲養心之要議者謂欲可寡不可

絕譏程朱以意見殺人不知當飲食則飲食當寢息則寢息皆天理也貪之縱之是爲人欲禮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亦謂人之大欲存於飲食男女中非謂飲食男女皆人欲也能遏欲自然存理程朱教人何嘗屏去飲食男女乎此類誣妄之辭眞不值一哂也末坿求止文一篇大略謂作聖之基自知止始凡人汎汎然東西靡定者皆自棄自誘虛生於天地閒也務求其當止之所而時惕之而日進之則庶乎爲學亦庶乎爲人矣甫二十三遽卒先生蚤歲著書於講學家遞傳之緒雖有心得使假之年不難與楊園桴亭諸公相伯仲而惜

乎其承世也配李氏以節旌無子立兄子濂爲嗣

正誼堂文集卷八

正誼堂文集卷九

鄞董沛孟如

記

重修東鄉縣學記

江西有夫子廟始自晉太康中豫章太守胡淵所剏建也唐大歷初袁州刺史蕭定改建州廟自爲之碑於是乎有記宋興詔天下立學江西學記冠於海內北宋六家三蘇本籍永叔記吉州介甫記虔州子固記筠州記宜黃而蘇氏兄弟蜀產也子瞻則記南安子由則記上高南渡諸家莫著於周平園而平園有萬安廣昌𩔗縣

三記元氏諸家莫著於吳草廬虞道園而草廬有臨江建昌南安臨川宜黃樂安六記道園有袁州撫州新昌分宜都昌新喻新城七記他若明復記贛縣泰伯記袁州南軒記宜春象山記貴溪晦菴記信州記鉛山圭齋記金谿曼碩記豐城皆傑構也有明一代學記愈多芝山一峯二泉整菴東廓南臯諸君子咸以鄉士大夫記郡縣修學之事雖未必方駕前賢而規矩準繩猶有高曾遺意即以東鄉論之近溪千子並有學記亦諸家之流匹也

聖清二百餘年禮教大備江西稱腹地雖閒涉兵火之

厄而興復相踵絃誦之聲不絕於路顧嘗流覽學記名作絶少求其視古無愧者魏叔子之記新城施愚山之記安福差可稱已余以光緒壬午試令東鄉循故事釋菜於學周覽殿宇以及門廡垣壁皆朽敗不治崇聖祠正祔諸位鐫寫栗主又不合典例爰命諸生董事修葺圮者植之罅者彌之缺者完之污黴者易之違錯者正之營度三月費錢四十餘萬上不支帑下不累民胥出廉俸以襄其役既訖工諸生來請記嗚呼千百年來江西之學記備矣闡聖道者有言廣文教者有言明吏職者有言正人倫者有言初何待弇陋之文續諸家之緒

邦諸生誦法先正心體而力行之可以自修可以兼善
其有益於學問非淺鮮也故舉諸家之文之著者詳列
其目爲諸生告謹謝不敏亦願邦之人肆業及之爾光
緒八年六月吉旦知州銜署東鄉知縣鄭董沛記

重修建昌縣學記

光緒九年秋八月江西提學使者陳公寶琛檄所部郡
縣參考典禮從事學宮以副
朝廷隆道尊師之意其言曰自宋以來詔天下立學至
今九百年矣
聖清受命欽崇之禮超軼前代宏綱支目布在方策自

京師太學以達於四表恪恭遵守毋敢違越大盜亂東
南江右糜爛廟學圮毀胥爲焦土賴
先帝神聖削平方夏揆文偃伯與斯民更始郡縣學宮
以漸興復惟時長吏有哲有愚有諳曉掌故繩準不忒
有鄙陋寡聞鄰於鄙倍使者竊聞之崇聖祠五王宜書
公也或不書五配五從祀宜書氏也或不書孔廷配若
哲宜書子也或書字與名兩廡賢若儒宜書名也或書
氏與子甚或增祀之主闕略未備頒定之次前後錯列
非所以光大典也使者承
天子命視學此邦庠校之政使者司之凡有謁奪豈惟

百執事之咎使者與有責焉郡二千石其告屬城令長洎文學博士詳稽厥制一如大宗伯成憲毋怠毋忽檄到如律令先是王三月建昌尹董沛初莅縣事釋奠先師循覽垣宇汚敝朽漏慨然以修學自任載審栗主外繆滋多略如提學使者言尤不可無改也敎諭桂君林開訓導楊君大勛咸贊其議量度工費規畫頗巨將與鄉士大夫勸率民財通力偕作而其夏大旱縣苦饑饉災傷滿目不能以輸粟令重累吾民乃出俸金擇要修之經始於七月乙酉爲三旬之期次第告蕆材木瓴甓黝漆之屬計錢四十五萬八千有奇越月癸丑牲幣奉

安交頌成績諸生觀禮者請紀斯役沛自幸修學之舉與使者若符券也爰具公牒復於陳公刊石繫辭俾後之人有考焉

重建育嬰堂記

甯波育嬰堂在郡城永豐門內

國朝乾隆丙辰吾郡人所刱建也閱時寖久堂以廢壞道光初南海李公可瓊觀察是邦乃檄鄞縣孫侯嚴重葺之中爲正廳右爲門前後爲乳房宏敞堅樸咸中程度越三十餘年而有粵寇之亂垣宇皆毀寇平力未克建因循者有年同治戊辰冉徙戴侯蒞鄞任顧而歎曰

是堂之建百餘年於茲矣讀李觀察之碑仁言藹如所以望後之守令者良切也今天子躬中興之運削平大憝嘉與海內民庶宣布寬政而撫育之吾黍守土官而於惠養斯人之舉聽其湮沒無以稱上德意非職也乃與鄞人陳太守政鑰董司訓坊籌措經費召土木竹石之工相其故基以拓以築經始春莫百日告成郡之人趨其事而樂其竣之速也僉拜侯功而祀之翼室嗚呼天下事之成與否豈不視夫其人哉是堂隸於郡雖屬縣公有之事而吾鄞號倚郭故一切

興作惟鄞令司之乃一壞於嘉慶之季年而孫侯振其緒勸義輸清積產而堂之用以充再壞於咸豐之季年而戴侯復其規仍舊貫興鉅工而堂之制以肅非其留心民瘼惡能若是之懇且勤乎維昔周官以慈幼爲保息之一而

皇朝垂定制自京師以達省府縣皆有養嬰之所此王政之首務也康誥曰如保赤子以誠求之心行顧復之德此之謂民之父母而況其眞爲赤子也而顧可恝其死亡而不爲之地也侯之是役仰以體

皇仁俯以軫民隱其可謂知所本也已侯名枚字幹亭

以江山令調署鄞縣其年九月調錢塘旣去而民益思之咸謁余紀其事同治十年二月鄞董沛記

恆德堂記

皇朝于惠黔赤振恤安養之政靡所不備又慮死者之無歸也歲戒郡縣吏巡省管內掩覆其暴露而時舉之薄海內外沐浴乎醲厚之澤通漠贊幽疹厲不作蓋已二百餘年矣然經費有常制地籍有定額有司奉行有善有不善則惟里閈好義之士時出其私財以佐守令之不逮而其事乃彌廣焉鄞表海爲國大耑距城九十里尤東境之近海者舊設同知司海禁道光初移駐石

浦惟一鹽官蓫之附近村鎮則統於縣其地饒魚鹽竹木茶荈之利其民敦本業大率有恆產其俗以任卹賙救相尙履正急公好義不倦同治已巳諸大姓相率出貲置公田二百八十餘畝歲收其租製棺櫝以給貧乏冬春之交檢視原麓收遺骴治瘞冢東西五十里南北三十里周歷之惟謹乃構公所於大嵩城西南規制堅樸不斵不繪既成顏其堂曰恆德而蔣君淮周君冕來請記夫四明固義鄉也余忝長吏之聘纂輯縣誌邑中義學義渡之屬亦已分隸門類昭示後來而如養嬰卹寡惠藥成梁以暨修墓助棺別爲公所則又標舉之

目附諸風俗以徵吾鄉民氣之醕今大嵩介在東隅而此堂以眾力肇興不四五年遂與郡之永濟同仁相峙皆由我

國家久道化成無橫征疲役之擾故斯民樂於耕鑿能以仰事俯育之餘助不給而憫無告此一舉也俾長逝者之魄安於所歸不至有風日淩鑠溪壑衝潰狐狸蠅蚋食嘬之慘何其惠歟東湖之東太白之側巍乎此堂永世無極由是而推焉日積月累以次第成它善舉當亦諸君子之所加意者矣同治癸酉十一月縣人董沛記

球山義學記

道光十年十月吏部言兩浙道鄞縣貢生朱兆甲敦尚義行加惠州鄉倡建鄉塾以裨文教時則有若國子監生朱行正帥先輸資爲錢百五十萬履正急公聞者興起於是王申圻蔡宏率六十萬龔槐王寬率五十萬朱學書朱善繼王德驟率四十萬朱善本杜德輿率三十萬用以克集工以克舉迺構球山義塾於所居咸群鎮有堂有齋有門有垣有庖有湢承學之士肄業其所春誦夏絃聲溢海表臣部伏稽

皇朝掌故寰海士民以義行上聞者

旌賞如制今朱行正樂善好施奄及殂殞宜下浙撫行所司建坊表厥宅里王申圻以下若而人量授冠帶榮被其身朱兆甲董勸有方明諭撫臣頒賜堂榜礱石剡名垂示永永永謹昧死以聞

制曰可其年十一月尚書符浙督以逹於郡邑拜命之家忭舞

帝恩迨今四十餘年歌頌不替同縣董沛諗於衆曰維咸祥之地昔之所謂鹽場也屏巨流隙夷島有征榷之官以算其緍知言利而已有屯戍之卒以衛其險知尚武而已

聖清久道化成海隅日出之邦休瑞並至乾嘉以來官司遂以今名名汛乾隆鄞縣志已稱咸祥汛諸君子生長盛世一變夫往代澆弊之俗而以詩書宏啟發俾鄉國俊秀居於斯食於斯教誨於斯斯可謂義也球山之側士安其宅以詔子孫緜緜翼翼後之人克廸前緒擴而充焉庶無負

朝家褎錫之德

啟文義學記

井田廢而恆產匱則有義莊以濟其窮學校衰而恆心亡則有義塾以興其教二者雖不同而所以爲世道之

計則同也往者郠岑程侯嘗與邑之薦紳構城中四小學爲貧無力者誦讀之所諸大家聞風繼起若大墩之徐雙井之陸湖泊之董鄞江之朱竝設家塾以敎子弟是皆推本先王立學之意以端斯人蒙養之原不可謂非義舉也余嘗謂君子收族之義較守令之訓民有更深焉守令之於民初若相近及其秩滿而去不能不日即於遠然而循良之吏猶亟亟焉謀之若君子之視其族皆祖宗之所推也生而爲父兄莫不敎子弟以讀書歿而爲祖宗有不願子孫之向學者乎高貴富人出其餘財以興義塾苟能公之他族舉一鄉之貧無力者而

盡隸之而盡敎之豈不誠善舉然而不能者何也費有所窮而惠有所難繼也夫惟推祖宗之心使吾族之貧無力者皆得謀一几一硯之地以爲讀書勸是亦可以無憾矣於是蜃池周氏構義塾於其宗祠之右而名之曰敢文考周氏系出中大夫鄞江先生之後鄞江嘗建文嘉書院於黃公林久廢不存蜃池之周去黃公林不數里吾友一英謀創義塾以存文嘉之名請於其叔端珩及從兄一誠艮焙僉議克諧割己產歸之且令族人捐田十畝錢五百緡以上皆得祔祀於塾衆踴躍輸其財經始於道光己酉之冬告蕆於咸豐癸丑之夏得田

百十五畝歲收租入以充脩膳膏火之費一英謁余曰願有記夫四明固學藪也而周氏又四明學譜中之眉目也慶歷五先生而後儒林草昧漸啟文明中大夫連於范氏以文正忠宣之統表率鄉閭而其時陳忠肅公方倅明州爲周氏之壻相與講明正學力闢新經前輩典型於斯可想而況導其前者有銀青之風雅興而起者有承奉之高標皆足爲門戶之盛乎諸君子襄建義塾光啟前人之緒而佑啟其後人不必侈言一鄉也而推祖宗之心以收吾族亦足存先王學校之遺意矣罍湖在北錫嶺在西山川之秀發爲靈奇異時扁舟過訪

將有絃誦之聲洋洋入吾耳者何莫非周氏世德之光亦何莫非端珩諸君繼承之力哉故樂爲書之

善教堂義塾記

杖錫山爲四明主峯距郡城百二十里漢人所謂四明山心者也

國初李君齡一自永康來卜居其麓子姓繁衍至數十家以其氏氏地曰李家坑屢世力田隱德不耀洎學秀君有志族塾欲以詩書之教啟迪椎魯銖積其貲工弗克舉乃命二子聖衷聖恩踵爲之同治戊辰衷兄弟相地於宗祠之左內齋外門次第偕作劃田五十畝以充

脩膳膏火之費既成再拜請記於乎

開國之際四明固戰地也西陵軍潰監國東行遺臣故老假成旅之眾經營巖穴以挽荒朝之末命於時王公完勳在杜墺張公蒼水在平岡李公研齋在東山張公雲生在大皎小築支軍若金湯邵一梓俞國望之屬尚多有之八百里之間壁壘相望腥嵐血瀑草木皆兵山之人流離轉徙其能完室家而安生聚者蓋亦僅矣何暇謀几席之地為讀書計乎迨夫

王師底定小腆洗夷

興朝以輕徭薄賦之政保艾我民父老子弟遂得課耕

稼樵牧之恆業以自遂其養而齡一君適其時東遷樂溪山之勝奠定所居沐浴乎干羽之化亦既有年家風敦樸以詔以勉至於今宗支秀發隸名上庠乃能推先人遺意精廬腴壤以加惠於族人何其篤也吾是以知國家久道化成之效而爲吾鄉風俗慶也四明隸郡境舊有圖志其所載者名賢之别墅高士之隱寮緇流羽客之宮宇耳即諸忠遺壘亦以忌諱不詳而况其他也今以李氏之族塾標舉於洞天福地之中俾夫絃誦之聲與巖壑相應和亦足爲名山增重矣堂三楹顏曰嚳敎艮字思軾恩字思棠齡一君七世孫光緒建元二月

記

酉餘書塾記

維王氏世居鄞東介塘先生以翰林起家而其族始大翰林死於諫稱直臣其弟燕攝守大名其姪烱司訓丹陽皆有聲譽勝國三百年東人之望也逮入
本朝寖以衰替相安於農賈而衿佩簪紱之緒蠶焉將絕道光丁未裔孫忠瑋忠燮客滬上相與言曰吾氏故名宗而詩書之澤比無繼之者教之不先而率之不謹也乾嘉以來鄉人之爲義學者多矣吾倣之而爲吾氏讀書者謀几席之地幼而學之馴而致之庶其有中振

者乎於是各出巨金畀其肆以資營運廉三貪五歲隸別籍而族人孝臨孝廷忠蕊全訓亦各以貲入明年忠璋卒其子震莞其事越咸豐甲寅積數既羨乃購沃田百五十畝而儲其田租爲異時造塾之用同治戊辰忠燮亦卒震以父叔繼歿營學之事責於己而愈不可緩也遂以次年相地度材構屋於宗祠之旁正樓七楹左右廂各一繚以垣墉堅樸如制顏之曰酉餘書塾而其族忠雲復以金佐之蓋自剏議以至告成凡二十有三載於乎艱哉昔在前明吾東人以閥閱世家稱一邑冠冕固不獨王氏已也韓嶺之金梅墟之錢橫涇之陳迴

江之吳若李胥有聞矣然百餘年來隱約不耀無能纘先人之盛豈惟運會使然抑亦人事之未盡也成周之制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皆王道之本即霸佐如管子亦傳有弟子職一篇非以蒙養之功爲不可忽乎今王氏子孫乃能深思夫門戶不振之漸而以義塾興起之其可謂知所先已繼自今賓請碩學勤課諸子弟俾無荒於業而益有以光大其宗則所以寵臨祖考而昭示後昆者將於是乎在也吾願王氏世世子孫交勗之焉

鄭氏思本堂義莊記

以吾之所有益人之所無仁者事也而自來贍族之田

率以義名何哉博施濟衆堯舜猶病環顧千百家而汲汲焉待一二人之力而衣之而食之其力必有所難周而其心亦有所不慊施者倦矣受者無窮將使族之人安坐束手而享溫飽之奉是導之爲游民也奚可也故行吾之仁要在斷之以義義者何宜也族之人自有其力以養其身非吾之所宜知也曰鰥曰獨曰廢疾則窮民矣然而衰殘羸痼之人留其待盡之生而餘其垂死之息其周之猶易也爲日促也若夫盛年之寡婦稚歲之孤兒其身足以承宗祧之重而延薪火於子孫其力不能任耕稼之勞而免飢寒於旦夕其來日方永永懸

百變之境以相待而或困於無依則且貽門戸之辱而遭溝壑之慘族不幸而有是人也君子之所不忍聞也行吾之仁而斷之以義其必在所先矣東錢湖鄭氏吾鄉之巨族也其賢者曰𣏌城君嘗置田八十畝以恤族之孤寡構堂三楹爲資給之所此義舉也瀕湖而處者不一宗匪獨鄭氏也其有力者不一家亦匪獨𣏌城君也而鄭氏乃以義聞嗚呼當粵寇之變君兄子㢡庵先生屏跡空山不受僞署槁餓七日以身殉之義也其勇也而君於亂離甫定乃能以惠濟之心施及於貧弱無告之族屬其義也仁也叔姪同時所以爲義者不同而

目之曰義則同也同治庚午君旣歿諸子聖鍔等介嘶
庵先生之子世洽來請記爰即義莊之所由名者而繹
之如此其莊中條繫之約具於別籍茲不復贅云

正誼堂文集卷九

正誼堂文集卷十

鄞 董沛 孟如

記

櫟木廟記

古之所謂循吏者本儒術以爲治而已世之衰也庸陋闒茸之守長交錯於郡縣而一二明察武健之才乃以鉤距搏擊者聲當時而垂光來世其於先王齊治之政所謂求諸本原者概乎其未聞也則不學之過也有宋多大儒洛閩諸子以守先之學施於有政雖當時不竟其用而偶見於吏事者皆卓卓可法以吾鄞論之船場

有晁景迂涑水之學也縣尉有滕德粹新安之學也倉司有呂大愚明招之學也局局於卑官末秩之中而流風善政到今稱之儒術之有裨於吏治豈淺鮮哉鄞治東四里舊有櫟木廟以祀宋縣令張公歷數百年尸祝之不替公固康節先生弟子而吾鄉循吏也康節辭穎州之命未有所設施而一傳如公遂與周晉城姜六安侯武陟竝以賢令尹爲師門增重其修廣德湖也南豐曾氏記之其復放生池也承奉洗君稱之行仁民之政以及於愛物而汲汲焉表揚大隱之墓崇尙儒先爲吾鄉端教化風俗之本尤不可及也古之所謂循吏者公

其庶乎而論者動訾儒術爲迂闊亦徒狃夫近世功利之習而不知先王之所以爲政也敦詩書而說禮樂將帥出焉況其爲親民之職邪公諱岣字子堅見聞見後錄滎陽人見延祐四明志與弟嶠同登進士第見書錄解題熙甯元年以太常博士爲鄞令見沈遵放生池碑遷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見南豐集歷京西路漕司案欒城集公授員外郎敕云將漕右輔民不告勞又郎中敕云出使近郊入贊民曹則知公嘗任漕臣也宋制京東西並有轉運使資淺者爲副使爲判官敕稱戶部員外郎右輔自是京西特使副判不可考耳郎中見欒城集廟以櫟木名者或謂公涖吾邑嘗植此樹於城東故以誌甘棠之愛也其說當可信云

岱山廟記

有隋右禦衞將軍陳公稜以將家子仕煬帝之代外征流求內討江淮諸寇功勳爛然爲時柱石遭江都之難縞素發喪改葬帝於吳公臺下哀感行路後以失軍爲杜伏威所害殉國之忠與來護兒堯君素諸公齊烈百世而下聞者奮興是宜有祠以訓臣則余考王甯軒四明志稱昌國州之岱山有陳大王廟相傳謂風雨晦暝之夕有石浮潮而上民負至數里豎其石若有物憑之自言爲陳將軍且聞甲馬之聲往來空際民即其地廟焉宋慶元元年賜額英威湻祐元年侯封靈濟此吾郡

所以有將軍廟也舊記有言明初信國湯公巡浙海縣島居民悉移內地而岱山民周氏滕氏趙氏三巨族則遷鄞東之瞻埼盡室登舟中流風作有泛木隨舟後晝夜不舍拜而舉之波濤頓息乃以此木刻神像營廟以祀仍榜之曰岱山此吾邑所以有將軍廟也雖然二者之說皆非先王制禮之意也凡祭有祈有報而報之義有二或報其利或報其教則秩宗典之戴記云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報地食其利也報天服其教也推是以論人鬼爲名宦爲鄉賢有功德於所官所生之地必祠而

報之即親地之義也不必官於斯生於斯而其豐功大節足以垂範來祺而興起人心則亦祠而報之即尊天之義也陳將軍當陽九之厄以一死壯臣節其生平勳伐昭著中外雖天下祀之可也何必以神奇惝恍之說爲吾郡邑稱邪廟舊在前山之麓萬歷癸巳遷西山之陽

皇朝乾隆辛丑改建於石家園其址狹隘規制弗稱同治癸酉祠下周堯周桂森等偕里人重拓之殿廡門垣崇閎踰舊數月落成胥謁余爲記余爲言將軍之所以宜祀者揭諸廟中俾使知禮者識其後也

重修賀成廟記

季眞先生以清風亮節照映千禩實產於明而終隱於越故二州人祀焉鄞之有廟莫先於月湖之逸老堂南宋莫州守所創建也其行廟在縣之東南高武部謂里人不便瞻拜別構祠奉之度其時當在宋元之交而張尙書嘉靖志乃謂唐季有之此未然也寶慶延祐至正三郡志所載祠廟綦詳而無是祠果其建於咸通何待東沙而始著哉廟初在林耶堰明洪武中里人王道源移建今地題之曰賀丞廟廟右爲王氏祠楊參議撰祠碑詳記其事錢氏鄞縣志金石列是碑爲廟碑誤夫先生之官則祕書監

也雖亦涉歷少監而未嘗爲丞丞之階下於少監柰何不學之徒妄取里社之先賢而貶降其秩邪其改丞爲成不知始於何時閩貢士縣志謂舊在江濟曰賀家庵新徙而名以成俗改爲丞然考參議祠碑則當徙建之初已曰賀丞非由成改丞矣周鄮山撰廟記反以丞爲是而以成爲非何不取新舊唐書而一核之也吾鄉之祀鄉先生惟大里黃公爲最古次則賀監耳黃公之爲鄞人以虞仲翔之言信之賀監之爲四明人以同時送行之詩信之其自稱四明狂客也或且曰取鄰近之山隨意署之也至諸公之詩皆稱送賀監歸四明安有非

四明之人而可曰歸四明乎所異者黃公之廟譌爲黃姑賀監之廟譌爲賀丞一則男女之別一則尊卑之殊以明確可信之鄉賢而里俗流傳舛謬若此洵不可解也廟之外爲耕耤地鄮山記中鋪敘農事以賀秋成相比附其論亦新然改丞爲成徒以音同故耳非必其有義也同治甲戌里人重修是廟屬余爲記乃舉舊說之誤而詳辨之若夫表先生風節昭示來許以起里社尊敬之心則自莫州守以來吳制使劉左司諸公之記言之備矣無待余之贅述也

重建蔦蘆廟記

宋建炎之際明州以高橋戰功稱中興十三捷之冠蓋自金人敗盟由河朔擾中原以直達於江浙名藩巨鎮相率委棄不敢以隻矢抗顏行而吾州僻在海濱乃能一戰勝之於以作諸帥之氣俾得力振危疆完東南半壁之局此其所由稱首功歟雖主兵之張俊卒以棄城貽禍痛憾至今而當時致命宣力之士要不可無報也鄞南有蔦蘆廟祀宋將婁公按三茅志公諱安世以智勇爲將建炎初與金人相拒破萬軍以安此土故州人祀之高宗幸明紀載綦詳自宋史四明志而外若建炎筆錄繫年要錄中興小紀北盟會編李氏王氏航海記

諸書皆不著公姓名或且疑三茅志之無證然是書雖
出於何爾昌之手而實元人豐灼底本也灼以名薦紳
纂輯鄉書羅列宋元事蹟至爲賅備其去建炎之時猶
未遠也桑梓舊聞徵信而載之固有他人所不及詳者
吾觀上虞志武經大夫夏榮以高橋之戰身被五十餘
創是何異党用邛横之烈也楊慈湖撰舒文靖墓志承
議郎舒卞禦金有功鄉人銘績焉是何異李𠈰任戩之
義也而皆不見於他書則知當時功狀其湮濡者多矣
何必於婁公而疑之邪嗚呼明州之捷煊赫於一時張
俊以此享大封膺重爵然而高橋之廟後人且擬廢之

婁公之姓名爲策勳所未及疑若寂寂無表見然而篤蓲之廟後人尸祝之不衰此好惡之公心愈久而愈不泯者也君子以身許國不爭一時之榮晦而爭千古之是非觀婁公之事而益信直道之在天壤間也廟距城三十五里舊制狹隘同治八年祠下鄭文詩等廓而新之宏敞煥麗有逾於昔而吾宗人繼泰來請記昔謝山先生有高橋廟改祀議欲罷張俊之祀而祀劉相如諸公其論甚正然如夏榮舒卞則謝山亦遺之也婁公之功生不獲與任存王進之輩蒙一級之獎而身後廟祀獨歸然而長存以視相如諸公蓋過之矣余故備著其

事爲世之立功者勸焉

石浦王公廟記

象山縣石浦有東門寨者屏陸際海爲吾郡之要鎮元代設巡檢一官專司其地而莫著於攝任學錄王公蓋當至正之世方國珍兄弟騷海上邊閫大吏搤擘而莫敢誰何而公以儒官末秩膺一障之寄綿歷六載卒使孫盧草竊之輩駭愕退避不敢入寸尺嗚呼何其偉也公本象山著姓祖父以來世稱善士逮公之身敦厚有義行扶危振乏鄉人德之以通蒙古書薦授慶元學錄黃巖盜起都元帥總管以下或憚其鋒或利其賄温

台之民從賊如鶩而慶元一路亦復惴惴不保公被行省之檄攝東門巡檢乃與慈溪縣尹陳文昭昌國州達魯花赤高昌帖木兒力抗之方氏覘於海以其風艘火矢之盛屢潰浙省之軍而三人所守之地晏然無寇警遂招大吏之忌陰縱方氏沈文昭戕高昌而并去公於是國珍兄弟坐收三郡拜丞相衢公之命傲岸於浙東者十有八年假使朝廷知公之才重公之權畀公以鈐束海道之責亦何至高官重爵餌盜而養其奸乎而惜也元政不綱而公之未竟其用也公既罷官屏跡不入郡明興東下方氏而有蘭山賊之變公率鄉里擒其渠

而僇之守吏上其功公曰吾求靖吾鄉耳豈以是媚新朝哉卒不仕未幾遭誣陷被逮死於獄蓋公以東海之孤臣抗西山之大節其惓惓於故國者公不忍有忘元之心則其彰彰於故鄉者民豈忍有忘公之心哉宜乎到今五百年而尸祝之不褻也石浦舊有廟以祀公稱之曰王將軍非名也鎮海董君大川客其地嘗拜公廟而丐余爲記余按公之狀作於正學公之墓銘於潛溪而象山城內之祠則縣人婁氏實記之余更何以益哉亦姑綜其大略以塞董君之請而已

石池廟祔祀夏公記

鄞治東十五里有石池廟焉廣靈鮑王之行祠也廟始於宋太素夏公寶建之公旣歿里人肖其遺像祔祀右室元明以來屢著靈異陳吉安本深嘗作夏公靈跡記牓諸龕中同治丙寅廟災記亦燬越四年己巳新廟成祠下董沛嚮讀陳公之記稍嫌其未盡乃重記之公諱交太素其字鄞縣人也輕財好施以義俠著嘗於所居之北建望煙臺每登高而覘察鄉里有不舉火者訪其姓名而賙卹之終其身不怠故旣歿為神郡民以八月舉秋社舁公之像少駐盛墊橋而四周視之橋固與臺址近而邑以東徙梁之最高者民望公之加之惠而歲

歲巡察之也猶前志也明州諸屬邑遠逮蘇松以及海外商艘戰櫂漁舶經行之地凡疾痛之無告風濤之不測往往乞命於公其應如響蓋與危學士胡尚書所稱鮑王之神前後若合符節此其大較也沛嘗攷鮑王之神肇於東晉而鄞人之尊信而嚴事者莫著於宋代史衞王之營廟樓楚公鄭越公之請封固不必援以爲重至若清敏豐公宣獻樓公正肅袁公習庵陳公皆以宏文正學卓乎爲一代名臣而亦爲之攷祠額構行殿奏加王父母及其夫人封號是豈惑於郵巫里媼之說而姑相神奇者乎夫亦王之遺澤有以浹洽乎人心而使

之相感也夏公生南渡之季親見夫鄉里鉅公所以致敬於王者而亦爲廟以奉之豈知身歿之後到今六七百年民之奉公而神之者固無異於王之靈也吉安之記亦四百年矣亦當與樓泰州之記王廟者並錄於志乘中以存先輩文字之略而毋庸議其貿也抑又攷之青山顯跡廟乃鮑王冢墓之所宋嘉定間里人陳伯堅修之及卒而鄞令趙崇嵒命鄉民祔祀伯堅然則斯廟之祔公者或亦援其例也陳吉安亦名臣其歸老時嘗割田以廣王廟如仿祔公之例而並祔吉安是所謂鄉先生之祭於社也吾深望夫後之知禮者矣

李文定公祠堂記

宋南渡而徽國出凡著錄門下者閩爲盛江右次之蓋徽公倡道建陽鄰州之士聞風景附又嘗知南康軍修鹿洞書院嚮啟來學執經問難從者益多隆興府如劉公度江州如王南卿瑞州如石天民袁州如胡自齋吉州如曾宅之饒州如董槃澗撫州如黃去私臨江軍如張元德建昌軍如包克堂興國軍如吳伯豐南康軍如曹簡甫彭梅坡諸先生皆以文公高座相望於江西千里之間雖槐堂鄉里之私不能與之抗也（信州有陳克齋趙章泉亦朱門以宋時州隸兩浙東路故從略）建昌縣在宋亦隸南康從游諸子大

都七八人而莫著於李文定公當時與勉齋齊名並稱
黃李吾攷勉齋祀孔廟實當
國朝雍正初百餘年來文定無議及之者鄉縣雖有祠
屢建屢毀魂魄棲息之所亦復闕如斯誠典禮之失矣
祠始於宋舊在西關外明嘉靖中移城隍廟之右粵寇
亂焚燬殆盡每歲祀事支給金如例權假公所陳設几
席祭畢撤之如是者有年光緒癸未余始至建昌即與
鄉士大夫議復公祠以歲之不登財用困乏屢頻無計
乃相城隍廟前室闢其東楹改爲祠堂奉公栗主春秋
仲仲丁於此行禮距明祠僅百步公裔數十家散居鄉

郡秀而文者咸來助祭再拜請一言用勒諸石嗚呼經正則民興民興則無邪慝此消長之機治亂所由判也今之建昌號爲難治禮敎不行而民俗頹壞其所由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名賢過化之地山川猶是也風物猶是也上之所以爲敎下之所以爲俗胥異焉已惟願我父老子弟仰止前哲效法儒修漸摩夫詩書仁讓之風一洗其鄙野嚚陵之習俾此建昌仍稱鄒魯固守土者所甚幸抑亦鄉先生陟降之靈所欣慰也旣碣其堂遂以此言爲縣之承學者勸焉

錢忠節公祠堂記

吾鄉世族前明稱楊張屠陸四家而芍藥沚錢氏實與之匹蓋自紀𦒱靜能先生遭遜國之變託疾辭官始著風節緜緜繩繩科第鼎貴文章政事彪炳其閒至忠節公抗命桑海支拄南天爲故國河山增重其子弟之從亡從死者亦復九人斯可謂世家之極盛者也公以思廟遺紳倡義奉魯拜督師之命繼仕於唐歷中丞監國次閣再出從之典樞政參閣務爲悍帥所厄不竟其用崎嶇兵革卒絕粒以死當時易名忠介逮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

純皇帝褒勝國諸臣特錫忠節之謚世遂稱錢忠節公

於乎
真人受命六合嚮風仗復仇討賊之名以迅掃殘孽區
區一隅何足與
王師相抗然而有志之士欲假少康之成旅以扺建武
建炎中興之運流離轉徙百折不回藉以報祖宗三百
年知遇之恩而完一代世臣之局其事可悲而其忠不
可沒也宜乎讀公之傳弔公之居流連慨歎而不能已
也公刺太倉知崑山崇明皆有惠政則吳中宜有祠駐
軍瓜瀝而有瀝江十戰之捷保障郁民秋豪不擾則越
中宜有祠受任閩海飄泊數年完節於琅江旅葬於黃

蘖則閩中尤宜有祠而至今無祠之者即吾郡之旌忠祠公與張忠烈竝祀正室要亦非專祠也同治庚午里社諸君子始議爲公建祠相地於棲心寺之右營度垣宇土木偕作距公家芍藥沚東西相望不過百餘武修專祀之儀以稱

興朝崇奬忠義之典天下之公言也豈徒爲世家喬木之私哉祠旣成東室以公諸弟配西室以公諸部將配焉

沈文肅祠祔祀林夫人記

穆廟之中興也實賴

兩宮皇太后垂簾訓政宵旰憂勤用能削平寇難脫斯民於兵革水火之中衽之席之重覩天日以視漢明德宋宣仁挈全盛之天下授之嗣主其難易實不侔矣維時諸侯大夫妻以忠忱才智聲聞當代者莫如沈文肅公之配林氏林固雲貴總督文忠公之女而以文肅官封一品夫人者也咸豐六年文肅守廣信夫人隨行八月僞王楊輔清自吉安潛師東出陷貴溪陷弋陽警報至郡文肅方籌餉河口守陴卒四百人聞風潰吏役士民亦東西竄且有具舟具肩輿請夫人出城者夫人不可刺臂血作書乞援於饒壯果公饒時以浙兵駐玉山

扼三衢門戶得夫人書傳示所部所部皆感動越明日文肅至又三日饒軍至又明日賊乃至夫人躬汲爨具壺漿以饟士卒軍氣咸奮驍將江長元畢定邦賴高翔等鏖戰六日破其長圍賊西遁信郡復完蓋自粵寇倡亂湘鄂江皖百城糜爛其勢如破竹而廣信以夫人一書之力屹然獨存宜乎當時諸將帥動色驚歎僉謂如夫人者洵不愧文忠公之女也光緒五年文肅薨於江督任所夫人已前卒

詔立功諸省並建文肅祠沛霈次豫章言於江撫李公文敏以爲廣信之祠宜祔夫人李公然之逡巡未及奏

會去任遂已繼其任者潘公霨始因信郡官民之請疏
聞於
朝有
旨俞允時光緒十年也行省奉部檄頒下郡縣沛適涖
事上饒乃與邦之諸君子議於文肅原祠闢前室專祀
沈公改後室並祀林夫人以合祔食之禮衆皆諾沛捐
俸爲倡鄰邑諸令長各以貲入費錢三十餘萬明年四
月工竣卜日選牲奉安粟主如典例信之人拜公夫婦
訢訢然若慈父母之歸來瞻仰恐後父老述當年遺事
至有泣下者嗚呼此足見公與夫人所以保障信士而

留遺愛於斯民者深且遠矣抑聞之晉朱序之母佐序守襄陽史所稱夫人城也而襄陽卒陷於苻堅明周遇吉之夫人同守甯武以驍勇爲流賊所憚而甯武卒陷於李自成偉略精忠非不光耀史策而九原之下猶然齎恨蓋一則值偏安之局一則際板蕩之秋所遇非其時也公夫婦以賢伉儷並爲中興名佐功伐照著白首全歸輿誦之聲殆徧江左右此一城完土且復纓紱犇珈同膺廟祀豈古人所能彷彿邪勒石斯祠尤爲公與夫人慶遭際焉

匯川講堂記

乾隆三十二年吾鄉李匯川先生以工部郎出守臨江
甫下車廉洽大猾築中洲橫河隄吏不骫法民不苦災
乃修郡衙乃葺試館乃創普濟堂數年之中百廢具興
而尤有德於清江者莫如遷學一事始清江縣學僻倚
東城規制湫隘潦漲及門二百餘年未有能徙之者漕
督楊勤慤公縣人也屢倡厥議事弗克集先生既涖郡
召令長召學官誕告搢紳相與率作卜地於百花洲實
宋名臣向伯恭薌林遺址裒金購材諏日命役寒暑三
易大工告成輪奐崇閎觀者興歎於是學使曹君文埴
記其事編修楊君壽柟頌其功礱石刻文與學俱永方

事之殷也先生日詣工所指畫其得失而監視其勤惰甚風雨弗輟暇則與庠士攷論文藝以師道爲己任故射圃觀德堂之左舊有匯川講堂無何先生忤上官拂衣東歸講堂遂廢及臨江遘寇難學亦焚燬邦人重建宮廡雖仍故地而講堂無過問者光緒六年余攝令清江首謁

文廟徘徊瞻仰慨然思鄉先哲之遺緒越明年訓導李君春萼規創署宅闢其前爲觀德堂余告之曰學之始遷匯川先生力也今諸君蒙賴基構幸得此爲絃誦之室齋沐之所何莫非先生賜乎闕而不報非情也宜攷

舊蹟剏堂之東楹仍曰匯川講堂以奉先生栗主於禮斯協李君曰善哉微令君言幾忘前使君之德大有造於吾學也而況餘澤之及民者且不惟吾學賴之也乃與教諭熊君家驥率諸生修祀事而屬余記其本末以示將來遂詮次如右先生諱昌昱字復旦乾隆十九年進士臨江地志陋略無傳新修江西通志始特書於宦績錄云

景賢堂記

吾四明舊有鄉曲義田莊史忠定王實創其事端憲沈公莊靖汪公交贊之士大夫家有親喪不舉孤女不嫁

者投牒於郡參稽得實以次而授糈焉自宋迄元歷百八十年不廢莊中有先賢祠以祀三公凡助田者列侑於旁王尚書厚齋先生爲之記顧考寶慶四明志所祀汪公爲莊靖之父少師而尚書記則稱莊靖殆元代易之也至正末吾郡遭寇亂遺冊蕩然莊與祠俱毀明興三百年無有繼之者

皇朝敦尚義行時舉保受賙救之法以勸相斯民旌義之坊徧海內而吾邑素號義鄉尤汲汲焉以不逮前修是懼同治戊辰里黨諸君子相率爲感存公所一區其制以給讀書之士暨子若孫不幸而蚤世者月郵其寡

孤孤成立乃已其錢則籍好義者姓名量其輸之多寡
月要而歲會焉諸巨家大賈以重資入者別籍之是舉
也雖與南宋義莊之制規約不同而質諸忠定之言俾
爲士者專意學業人人知身後有所恃而不沮喪其素
節其義則同也諸君子之言曰高曾之規矩後人所遵
行者也維南宋義莊諸先正以魁儒碩學出而爲名臣
及其投紱解組之後猶復創設義舉嘉惠鄉里數百年
來能使後生小子仿其意而變通之先河之功惡可沒
也是宜有祠以復久曠之典迺於公所之中闢堂曰景
賢首列汪少師及三公神主而屬沛增其所宜祀者沛

讀樓宣獻集知宣獻及王溫州伯禮曾任其事繼則高邵武裕如袁樂平木叔掌之之四公皆宋人也讀王尙書記而知陳淸敏之孫監丞定孫史忠定之裔推官猷父於元初踵其緒之二公皆前宋世家遺老歿於元者也竝宜崇祀正南嚮之位凡十又考薛德載重建記元有臾提管濠孫盧掌計全祖同守莊職無忝厥任亦宜從諸公之後左右祔之報前賢而諷來哲登斯堂也將必有觀感而興起者諸君子惓惓爲鄉國悠遠之計意在斯乎若夫宋元名宦林郡守程提刑陳廉訪蕭教授姜學錄張同知諸公皆於義莊有勞者姑以俟異日推

廣之焉

正誼堂文集卷十